

不平等的历程及其超越： 托马斯·皮凯蒂《资本与意识形态》评析^{*}

吕佳翼 王雨彬^{**}

【摘要】法国左翼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是一部融历史学、经济学及社会主义理论于一体的巨著，它细致地梳理了奴隶社会、“三级社会”、传统资本主义、殖民社会、社会民主主义和“超级资本主义”等各种不平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并据此提出了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社会方案——21世纪“参与式社会主义”。皮凯蒂此书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当今的“超级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批判性，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明晰的数据以及作者本人的世界性影响力为资本主义世界敲响了警钟，并再次提醒世人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前进方向。但他的方法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没有从根本上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型取径。皮凯蒂不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出发，而是从理想社会的理念出发推导他的社会主义方案，因此这一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流于空想。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社会主义在现实发展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科学地谋划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方案，如此才能辩证地借鉴皮凯蒂，超越皮凯蒂。

【关键词】托马斯·皮凯蒂；《资本与意识形态》；不平等；“超级资本主义”；“参与式社会主义”

^{*} 作者感谢 2023 年度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人民话语研究”（编号：TJKSQN23-001）的资助。

^{**} 吕佳翼（通信作者），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mail: jiaji_nc@yeah.net。王雨彬，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文格式：吕佳翼，王雨彬. 2025. 不平等的历程及其超越：托马斯·皮凯蒂《资本与意识形态》评析[J]. 政治经济学季刊，4(4): 189-200.

Cite this article: LYU J Y, WANG Y B. 2025. History of inequality and its transcendence: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on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and Ideology*[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4(4): 189-200. (in Chinese)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凭借《21 世纪资本论》享有盛名之后,于 2019 年 9 月以法文出版了新著 *Capital et Idéologie* (《资本与意识形态》)。该书于 2020 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皮凯蒂在前言一开篇就指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21 世纪资本论》的延伸,但仍可单独参阅 (Piketty, 2020)。皮凯蒂这么说或许是想借《21 世纪资本论》的影响突出本书的价值,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过于谦逊的说法,因为这部一千余页的皇皇巨著不仅结构独立完整,甚至还展示了比《21 世纪资本论》更大的学术雄心和抱负。这部书关注的主题还是皮凯蒂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的的不平等,特别是其在经济层面的呈现。但皮凯蒂不是从一般的经济理论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而是几乎把这个问题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视域中加以考察,依据翔实浩瀚的历史资料,展现了极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其对某些历史细节的把握也许确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有失准确,在对巨量史料的整合中也许确有失去重点、过于累赘之嫌,但其对史料的驾驭能力足以令人惊叹。那么,这本书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呢?

其实,这本书的标题《资本与意识形态》颇具误导性,因为它给人的印象似乎主要是批判作为不平等问题之罪魁的资本或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然而在皮凯蒂看来,不平等的问题出现在资本或资本主义之前,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也比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历史更为漫长。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 2012a, p. 400),皮凯蒂想表明的大概是,至今人类走过的历史都是不平等的历史。皮凯蒂认为,所有的不平等社会都有一套意识形态为之辩护,基本上,每个不平等体制都是建立在一套公平正义的主张上。不平等的事实都应该变得天经地义,而且也都是建立在某种令人满意、不会自相矛盾,又可以规划出理想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观点上 (Piketty, 2020)。在皮凯蒂看来,不平等不仅是一种结果,而且是实现这种不平等的一整套体制机制,以及为这种不平等辩护的意识形态,皮凯蒂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对不平等制度的定义,是指拥有一整套论述与一系列体制架构、用来合理化与结构化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不平等 (Piketty, 2020)。对于本书的核心语汇之一——“意识形态”,皮凯蒂也作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试图指出意识形态不完全是负面的、欺骗性的,他试着以正向、建设性的方式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视其为一组原则上可以成立的观念及论述,旨在描述社会应该如何建构 (Piketty, 2020),也就是说,皮凯蒂想指出,意识形态也的确部分地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存在具有其合理性,但从皮凯蒂的论述中不难发现,至少对迄今为止所存在的不平等社会而言,意识形态的辩护性和虚假性仍然是昭然若揭的。如皮凯蒂自己所说,不平等制度中的意识形态终究是

“一套掺杂强迫与同意的复杂融合体”(Piketty, 2020), 因为如若完全依靠强迫, 将激起被压迫者的反抗并遭推翻; 如若完全诉诸社会成员的同意, 则这样的不平等制度并无可能。下文将简要梳理皮凯蒂所论述的历史上主要社会形态的不平等及其意识形态。

一、奴隶社会和“三级社会”的不平等

本节我们谈论第一种不平等社会——奴隶社会, 以及第二种不平等社会——“三级社会”。

第一种是奴隶制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奴隶制社会的不平等并非皮凯蒂在本书第一部分所论述的, 但由于奴隶制社会不仅如皮凯蒂所说, 是“最极端的不平等”(Piketty, 2020), 而且从发生顺序上说也是较早的不平等制度形式, 因而我们有理由首先论述。皮凯蒂指出, “奴隶制社会”与“有奴隶的社会”不同, 后者是 19 世纪前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情况, 不过奴隶人数通常不多, 而在奴隶制社会中, 奴隶在生产结构以及权力与所有权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且奴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达百分之数十, 这种社会虽然为数较少, 但也是古代乃至近代世界范围内大量存在的现象。奴隶的普遍特点是人身自由的丧失和强迫劳动, 当然这两者的程度在不同的奴隶制社会中有所不同, 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有所变化。在最极端、最“产业化”的奴役形式(例如大西洋黑奴贩运)中, 奴隶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是纯粹的劳动力, 受到与可动资产相同的待遇, 即所谓“动产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 奴隶没有个人身份(没有被认可为等同于其人的名字), 没有私人生活、家庭生活或婚姻相关权利, 没有财产权, 当然也没有行动自由。他们的死亡率极高(横渡大西洋期间死亡五分之一, 其后一年间再死亡五分之一), 然后由来自非洲的新奴隶源源不断地补充。

但即便是这种“最极端的不平等”的奴隶制社会, 也有为之辩护的意识形态。许多历史学家及精研古代世界的人士(尤其是德国学派)反对基督教废奴主义者的观点, 他们强调, 奴隶制度让其他阶级的人可以从事高尚的艺术活动, 从整体上来看, 这是古代世界, 特别是古希腊、古罗马能造就伟大文明的原因。因此, 反对奴隶制就形同反对文明, 屈就于一种平庸的平等主义(Piketty, 2020)。废奴运动也一度受到意识形态上的反对: 一是认为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废奴是对这种“神圣”的财产权关系的破坏, 根据这种观点, 废奴以后受到补偿的应是原来的奴隶主, 而不是原来的奴隶; 二是认为废奴以后, 原来的奴隶将残酷报复奴隶主, 原来的奴隶主和奴隶将无法和谐地共处于同一个社会, 这也一度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阻力。但不管如何为之辩护, 这种“最极端的不

平等”的制度形式终究被历史所淘汰。

第二种是“三级社会”的不平等。皮凯蒂所谓的“三级社会”是指由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这三个不同的社会群体所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存在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整个欧洲,乃至在欧洲以外的诸多社会以及大多数宗教传统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社会形式。皮凯蒂指出,这种“三级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三个阶级分别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从而相互配合维系整个社会的存在,并据此衍生出为其合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二是这种社会存在于现代中央集权政府形成之前,这种传统的“三级社会”是一种权力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制”,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权力通常只能施行于范围很小的领土上,且它们与一定距离之外的君主权或中央权力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不同的领土之间的联系亦很有限。“三级社会”的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的:教士与贵族这两个领导阶级当然是有产阶级,这些人通常掌控大部分(有时是几乎全部)农用地,而在所有乡村型社会中,这种资产都构成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基础(Piketty, 2020)。皮凯蒂认为,维系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是三个群体各自负责特定功能(宗教功能、军事功能、劳动功能),而且这样的三重分配方式应该能让社会全体获益,且这三种功能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必需的。他总结称,也正是在对这种“三级社会”的“革命”中,产生了“所有权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二、资本主义和殖民社会的不平等

本节我们谈论第三种不平等社会——“所有权社会”,以及第四种不平等社会——殖民社会。

第三种是“所有权社会”的不平等。皮凯蒂的这个命名稍显奇怪,其实此处的“所有权”就是指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权,“所有权社会”也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它虽然经过革命,但毕竟脱胎于西方传统的“三级社会”。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它的主旨是清楚分辨“治理权”(安全、司法、正当暴力)和“所有权”这两大问题,前者应该由中央集权化政府专责处理,后者则应该属于私人个体的范畴,必须在政府的保护下获得全面、完整、不可侵犯的定义,政府则应当以此为首要(甚至是唯一)任务(Piketty, 2020)。于是,便有了权力相对集中和有完整主权的中央政府,即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形式上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私人财产权。所有权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是人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平等自由,以及凭借个人的奋斗和竞争获得成功的机会,这一点相对于传统的“三级社会”而言尤为显著。所有权社会的理念依据是一种对社会稳定和个人解放的许诺,借由建立原则上不论个人出身背景、人人可享的所有权,达到个人解放的目的(Piketty, 2020)。

这种“所有权社会”实际导致的不平等其实非常严重,并因此激发了该社会内部的矛盾,对此皮凯蒂指出了三点:其一是这些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在19世纪欧洲各国的所有权社会中,财富集中的程度都高得惊人,与先前数百年等级社会的财富集中程度相当,甚至经常更高。总之,财富集中程度高得难以用任何公众利益的名义加以合理化。其二是这些社会与被其殖民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18、19世纪期间,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的繁荣富足日益明显;促成这种繁荣的因素主要是欧洲国家对资源的开采能力,以及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支配、殖民支配和奴役制度支配,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道德优越性、体制优越性或所有权主义优越性。其三是这些“所有权社会”之间会陷入冲突和战争。欧洲的民族国家向来以保护所有权以及在广大领土上推动经济和工业发展为己任,但在19世纪期间,这些国家进入竞争白热化以及民族认同和疆界制度强化的阶段,然后在1914年到1915年之间掉进自我毁灭的漩涡(Piketty, 2020)。总之,“所有权社会”并没有改变不平等的现实,甚至只是在平等的表象之下以另一种方式把不平等在更大的规模、更大的范围内再生产出来。

第四种是殖民社会的不平等。皮凯蒂是把殖民社会的不平等与奴隶社会的不平等放在同一部分论述的,但在我们看来,大规模的殖民主义应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因此把它放在“所有权社会”之后来论述是较为恰当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殖民主义的发展也有大体而言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奴隶制度是有交叉的,例如众所周知的欧洲国家贩卖非洲黑人的活动,因此皮凯蒂指出,在有具体资料可以观察的案例中,最极端的不平等形式出现在18世纪后期的法属及英属蓄奴岛。第二个阶段是以“温和贸易”为表象,实则以武力为后盾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阶段。皮凯蒂指出,殖民社会的不平等与其他不平等制度之间的差异不见得在于所得不平等的程度,更重要的因素是征服者的身份,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的顶端是由一群殖民者所构成的。然而,即便这种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也有若干的意识形态为之辩护。例如,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较为先进、发达的文明社会,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国家则是野蛮、落后的,是文明世界的“外围”,需要为某种先进的文明所同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天然合理的,对违反或不承认这一规则的国家只能用武力加以征服;认为不同的种族之间存在着天生的基因优劣或人种高下之分。这些说辞的虚伪和伪善不证自明,因而,殖民时代在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中分崩离析是历史的必然。

三、社会民主主义和“超级资本主义”的不平等

本节我们谈论第五种不平等社会——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第六种不平等社

会——“超级资本主义”。

第五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平等。皮凯蒂所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不仅指像瑞典这样的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少数国家,而且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一系列在原有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加以改良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它根本上是由于要克服早期的“所有权社会”的弊端——特别是严重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它通常采取的措施或政策包括扩大或完善国有化、公共教育体系、医疗和退休制度,以及对高额所得及财产征收累进税。皮凯蒂认为,1950 年到 1980 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期,也是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朝之转向的时期。皮凯蒂通过对若干主要国家的分析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施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但这一任务远未完成。首先,长期以来,建立新形态的企业权力分享与企业社会共有的尝试仅出现在少数国家(如德国与瑞典),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发挥其最大潜力,即便它们是超越私有财产制与资本主义的方案中最具可行性的一种。其次,社会民主主义未能有效回应,享有教育平等与知识平等的强烈需求,这个问题在中小学教育革命进展到高等教育革命时更加明显。再次,社会民主主义对累进财产税的实行不够有力,有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所得税和遗产税累进性很高,却从未对资产实行过年度累进税,有些国家(如部分北欧国家)对资产实行过年度累进税,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又废除了。最后,社会民主主义所有对平等的努力都没有超越国界,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公平正义。

在意识形态上,相对于传统的“所有权社会”,社会民主主义是以“平等”来自我标榜的,并且也的确在资本主义的制度范围内取得了某些进步,但这种“平等”无疑是不彻底的,并且是极有可能发生倒退的,因为归根结底,它没有改变“所有权社会”的“所有权”问题。对此,比利时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德尔说得更为透彻:“在为争取能据以取得议会多数的普选权而斗争了 100 年之后,在‘你们投我们 50.1% 的选票,我们就会实现你们的(我们的)目标’一类的誓言喊了数十年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社会党人拥有议会多数的任何一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在继续——金牛犊仍然存在。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瑞典和法国(人们同样也可以列举奥地利、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以及 1974 年以后的葡萄牙)。令人难忘的奥洛夫·帕尔梅在领导他临终前的某次选举斗争时曾用这样的论据来打动全体选民:‘请给我们议会多数吧,否则控制着经济的 15 个家族就会同样控制政府。’在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了 40 年之后,15 个家族仍继续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这难道不是一次失败的记录吗?”^①

^① 埃内斯特·曼德尔,1992[2025-08-01].《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htm>。

第六种是“超级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皮凯蒂认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一种“超级资本主义”,它是伴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宣告失败而发生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的产物。它是对取得有限进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逆转,也是早期的“所有权社会”的某种复归和升级,因而可以被称为“新所有权主义”。首先,它的显著特点是本来有所收敛的贫富分化再度扩大,并且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以更高的量级呈现。个人所得最高的那1%人口,在最接近平等的国家中,他们在全国个人所得毛额的比例,是所得最低的那50%人口的比值的一半以下(这已经相当惊人,因为后者的人口总数是前者的五十倍以上)。在最不平等的国家中,个人所得最高的1%人口,他们在全国个人所得毛额的比例,是所得最低的那50%的三倍以上(Piketty, 2020)。除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愈加严重之外,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分化也愈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竟反常地愈来愈贫穷,这是它们被迫接受商业自由化后,国家政策却来不及应对也无力协调的结果(Piketty, 2020)。其次,“超级资本主义”社会中正义匮乏。皮凯蒂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策不透明,国家捐税制度黑幕重重,社会正义特别是当今尤其显著的气候正义不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不敢面对不平等问题表现。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黑箱作业的经济与金融愈演愈烈,尤其是有关个人所得与金融财富的估计与登记等问题。……有时候这确实是国家行政、捐税机构,以及相关的统计单位逃避责任的行为,但也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在作祟——这种意识形态拒绝严正看待不平等这个问题,特别是私人财产不平等的弊端(Piketty, 2020)。全球化时代更是为个人财富的黑箱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资本依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进行自由流动,且国家间没有任何财产登记与共同征税制度,从而使得国家层面对大资本的约束和征税成为一纸空文。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排放比重最高的是美国——在国家排放的总量上如此,以人均计则更如此,但承受气候问题的负面后果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又并不愿意为此作出补偿或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气候正义匮乏的显著例证。再次,21世纪父权主义仍根深蒂固。皮凯蒂指出,与通常印象相反,在西方国家,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平等远未充分实现,已经取得的进步也并非不会逆转。由于父权主义是传统社会的特点,它在当代的呈现属于传统的遗留,因而皮凯蒂指出,当今每个不平等体制都同时结合了现代摩登与古法道统,除了父权主义是“古法道统”的“复活”之外,对私有财产高捧到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也是这方面的例子。总之,“超级资本主义”就是极端发展的现代性与“复活”的传统糟粕这两者的融合。

“超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崇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本自由流通不受限制且没有共同税制的“新所有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末、

21 世纪初期发展出来的新所有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单是回到 19 世纪、20 世纪初的所有权主义,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与一种极为夸张的成就主义意识形态紧密相连(Piketty, 2020)。所谓“成就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尊奉自由竞争及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贫穷群体的存在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于其自身,因为他们缺乏能力或自甘堕落。这种意识形态当然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但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将从内部爆破“超级资本主义”本身。

四、21 世纪“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要素

皮凯蒂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不平等社会的历史,而且其目标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超越不平等的可能之途。皮凯蒂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在其最后一部分明确地告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亮明了他的底牌。皮凯蒂绘制了 21 世纪“参与式社会主义”的蓝图,并以此作为超越历来的不平等社会以及当代“超级资本主义”的可能方案。“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皮凯蒂对公平社会的定义是,公平社会是使其全体成员得以享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善”。这些基本善主要包括教育、健康、投票权,以及更普遍地使所有人得以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文化、经济、公民和政治生活。公平社会能够组织社会经济关系、财产关系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使最弱势群体享有尽可能良好的生存条件。公平社会并不表示全体一致或绝对平等,但只有当差异是源于人类不同的渴望和个别独特的生活选择,且这种差异能够改善生活条件、扩大对弱势群体的机会开放范围时,收入和财产的不均才有可能公平的(Piketty, 2020)。皮凯蒂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系列举措,即 21 世纪“参与式社会主义”的要素。

第一,要超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而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实现。一是实现企业内部的权力共享,其中已有初步经验的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在德语系国家和北欧国家已经实行过的企业内部劳资共享投票表决权的“劳资共治”制度。二是为了避免财产过度集中再度形成,必须实行累进税制,其中包括财产税、遗产税和所得税这一累进税“铁三角”。每年的财产税和遗产税收入约相当于 5% 的国民所得,这些税收将全数用于资助“全民基金”。累进所得税以及包括社会捐和累进碳税在内的收入约相当于 45% 的国民所得,用于资助其他公共支出,特别是实施“基本收入”制度以及更重要福利(包括健康、教育和退休养老金等)的国家。

第二,为了实现“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必须在保障“基本收入”的

基础上保障机会平等。皮凯蒂指出,公平的社会必须建立在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获得满足的基础上。其中列为重要项目者有健康、教育、工作、劳工关系和薪资(非指老人退休金或失业救济金)。上述税收构成了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基金”的来源,但这还是不够的,最终目标是改变所得和财产的整体分配,进而改变权力和机会的分配。

第三,为了实现“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要促进“参与式平等”的民主,在这方面皮凯蒂提出的建议是发行“民主平等券”。皮凯蒂指出,理论上,“一人一票”是普选权的基础,但实际上,金融和经济利益都会对政治选举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降低或避免这种影响,就有必要限制私人资金的政治影响力,实行公共资助制度,后者在某些国家已经初步实行过。“民主平等券”这个概念是为每个公民每年提供价值五欧元的票券,公民可以自行选择分配给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民主平等券”就是对选举进行公共资助的一种探索形式。

第四,为了实现“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要实现教育公平。皮凯蒂指出,目前在大多数国家,规范教育经费的程序不透明,不同学校或学生群体所获得的公共教育投资及其教师的薪资极不均衡,相差可达数倍之多,教育资源明显向具有社会优势的学校和学生群体倾斜,这些是对不平等的固化和对人类进步的阻滞。

第五,为了实现“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需要迈向跨国正义。皮凯蒂在最后指出,如今公平正义的表现形式愈来愈具有国际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成为妨碍公平正义实现的重要肇因。此外,关于环境、“人类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议题的探讨和解决都需要在国际框架下进行,因此,社会公平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问题,也不能在主权国家内部解决,必须迈向并实现跨国正义。皮凯蒂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和逆全球化的发生,如今唯有以社会联邦主义和新的世界经济合作组织为基础,发展真正参与式并具备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矛盾。

五、对皮凯蒂本书的评价

皮凯蒂强调,他对“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构想和提出,建立在对人类社会不平等历程的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宜孤立地来看待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如何,皮凯蒂以不平等问题为视角对巨量的史料进行梳理与分析,据此提出他的以矫治“不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念,称得上是相当艰苦卓绝的努力,有论者直接断言本书为“一个社会主义宣言”,也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主义宣言”,还是能发现不少

问题。

首先我们从本书的关键词之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着手。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b, p. 2)。马克思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皮凯蒂虽然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在各种不平等制度中的作用,并指出了意识形态通过半强制半认同的方式与各种制度一起维系社会的不平等,但他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马克思有很大的差异。这种不同主要还不在于意识形态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还是正面的概念,而在于意识形态是否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皮凯蒂在这一点上明确表明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他说他的理论其实有别于某些常被冠以“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学说——根据这类理论,经济力量与生产关系的状态几乎足以决定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结构”。与这种论调相反,皮凯蒂更喜欢强调思想范畴(亦即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真正自主性是确实存在的。就同样一个经济与生产力量发展状态而言,总有各式各样可能的意识形态体系、政治制度和不等制度存在(Piketty, 2020)。据此,皮凯蒂认为,不是应该通过改变经济制度来改变意识形态,而是应该通过改变意识形态来改变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不是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之上,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之上,正如皮凯蒂所说,不平等的本质不是经济或技术,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这无疑是本书历史研究最关键的结论。所以,他要通过对不平等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的分析,建立一种“平等”的意识形态,这便是他把“意识形态”作为本书书名之关键词的原因。但这样一来,他就把问题完全搞反了。他不是从经济现实出发,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建构他的 21 世纪“参与式社会主义”的。

当然,皮凯蒂的这种研究对于各种不平等制度特别是当代“超级资本主义”,还是有很强的批判性的,对于如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也有很多积极的建议。但是,从上述唯心主义哲学视角出发提出的“社会主义宣言”,根本上不能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既有基础上加以优化的改良型取径,尽管他的许多建议相较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彻底和真诚,对于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也的确更具有“革命性”,但这跟真正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是存在一道鲜明的分水岭。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皮凯蒂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是否能仅仅靠着“意识形态”层面的设计在

现实中实现,并且不会被逆转,是值得高度质疑的。皮凯蒂甚至未曾关心实现“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主体是谁,似乎他的这套方案就因为意识形态上较为“公平”“平等”,就能被资本主义政府采纳而得到施行,这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归根结底,皮凯蒂不是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必然性来论证,而是从他所定义的“公平社会”这个理念出发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也正因为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非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他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有许多误解、误读,这也是他这本书的局限。

总而言之,皮凯蒂这本书的理论价值主要仍在于批判性的方面——对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平等制度的批判,对当前“超级资本主义”横行世界的批判,在这方面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明晰的数据,足以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敲响警钟,同时,也再次提醒世人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前途方向。至于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则必须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视野转换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从皮凯蒂这一左翼经济学家的立场前进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2022,pp. 29-30)。同时,我们也要珍视上世纪以来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成果,只有从社会主义的已有实践出发,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扩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影响,才能形成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格局。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参与、引导、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皮凯蒂所设想的跨国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在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求索这一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2023,p. 563)。基于各个国家平等和实现共同繁荣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真正实现跨国正义的现实指引和可能方案。总之,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优越性,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皮凯蒂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价值及不足,才能辩证地借鉴皮凯蒂,并最终超越皮凯蒂。

参考文献

- 马克思,恩格斯. 2012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2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 20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习近平. 202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PIKETTY T. 2020. *Capital and ideology* [M]. GOLDHAMMER A, tran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story of Inequality and Its Transcendence: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on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and Ideology*

LYU Jiayi¹ WANG Yub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bstract: The French left-wing economist Thomas Piketty's new book *Capital and Ideology* is a monumental work which integrates history, economics and socialist theories. It analyzes in detail various inequality systems such as the slave society, the "three-class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capitalist society, social democracy, "super capitalism", and puts forward an ideal society scheme based on the core value of equality: 21st-Century "Participatory Socialism". This book is very critical for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society and especially for "super Capitalism", which sounds the alarm for the Capitalist world with explicit materials, clear data and hi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and reminds the world people again that Socialism should be the alternative and tendency of Capitalism. However, Piketty's method is no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he has not transcended the reformism of social democracy. Piketty starts from the idea of an ideal society rather than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so his Socialist scheme is a fantasy to a large extent. We must adhere to the Marxist method and Scientific Socialist theories, inherit the experience and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ind out the solution to transcend Capitalism worldwide on the base of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o that we can not only dialectically learn from Piketty but also transcend Piketty.

Keywords: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 Ideology*; inequality; "Super Capitalism"; "Participatory Socialism"